



驻村“第一书记” 赢战脱贫攻坚第一线



航空工业基层党支部到玲珑村开展活动。

本报通讯员 曹美姝

安顺市西秀区黄腊乡玲珑村，曾是贵州省的一类贫困村。2015年7月，航空工业安大响应中央精准扶贫政策要求，向该村派驻了驻村“第一书记”，2016年帮助玲珑村顺利实现了贫困村出列。2017年，为打好脱贫攻坚战，安大再次选派精兵强将充实驻村工作的第一线，这位精兵强将就是现在让全村都竖起大拇指的“葛书记”——葛敬山。

“村里的任何情况，我们葛书记都知道”



葛敬山到村民家中摸排情况。

葛敬山，是安大的一名中层干部，当了多年党支部书记的他，政治素质过硬、热心肠、群众基础好，做起事来有着一股子不讨好誓不罢休的劲。葛敬山深知这个“第一书记”的担子不好担，“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也是挑战，越是不好担，越是得好好担起来。”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入村的第一时间，他就全身心地扑在了玲珑村的所有事务上，白天到各村组进行摸排走访，晚上到一边学习国家关于“三农”工作及精准扶贫的法规、政策、知识等，一边把摸排的情况详细记录在驻村的工作日记中。2017年8月，正值夏秋农闲，面对所辖8个村组的村民，葛敬山几乎天天都要开“院坝会”“场坝会”核实情况并听取意见。一天，他正在处理村里的一件急事，家里患病多年的老父亲突然昏迷在医院急救，怕老人见不到他的最后一面，家里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催他回去。面对父亲病重，葛敬山自然心急如焚，但看着村民们热切的眼神，他知道，作为村里的“第一书记”，他是大家的主心骨，关键时刻他必须坚守在这里。等把村里的事情解决好，已是凌晨2点多，他才驱车60公里赶回家。3天后，老人握着儿子的手安然离去。

玲珑村的村支是一个干了十几年的老书记，他说葛敬山现在已是个标准的“村里通”，无论是聊起村里的任何事，葛敬山都如数家珍，哪怕是谁家有几亩田、谁家老人得病看了多少年、谁家有几个娃娃都在哪里上学等等他都一清二楚。每逢上级检查组到村里和贫困户的情况来了解访谈，老支书总是说：“我们村里的任何情况，问我们葛书记就行了，我们葛书记都了解。”

“有困难就找葛书记，一定不会错”

自从担任了“第一书记”，葛敬山就没有了休息日和节假日的概念。安大作为“第一书记”的娘家，一直是葛敬山的坚强后盾，公司领导经常到村里了解驻村的困难，对贫

困户进行走访慰问，援建配套设施、捐赠清洁用具改善村内环境卫生状况，为村学校捐赠文体用品、学具，把企业金秋助学政策延伸到村等，并捐赠给玲珑村购买了一辆柴油动力双排座货车助力产业发展，最大限度地为村里的发展给予支持和帮助，先后投入帮扶资金近15万元。

葛敬山坚信一份付出有一份收获，玲珑村建档立卡户44户贫困户，自安大派驻“第一书记”到村后，已实现脱贫33户，未脱贫的11户多为孤儿或重症家庭，成了葛敬山的心头肉。“你一心一意的付出，村民也是能感觉到的，才会更加支持你的工作。”刚刚脱贫的张培林就是这样一个人，爱人已经瘫痪了9年，家里两个孩子年幼尚在求学，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父亲，作为家里唯一的劳力，生活的重担压40岁的他看起来像50多岁一样沧桑。而今村里为他落实了教育帮扶、医疗帮扶，及老父亲的养老帮扶等相关政策，给张培林减轻了很多压力，他更加努力的干活，对村里的任何事也都大力支持。当村里依据政策为他进行改厨、改灶、改厕的“三改”时，张培林却拒绝了，他说：“我可以自己来进行改造，把这些留给更困难的家庭吧。”现在，张培林因踏实肯干被村民们推选为中心户长，乐此不疲地奔波在每家每户，协调关系、了解诉求，为宣传脱贫攻坚政策贡献力量。

玲珑村的大寨组多年仅靠一条道路出行，最窄的地方宽度仅有2米多，十分不便。尤其是到了农忙时期，道路窄迫的问题更为凸显，村民们迫切希望修一条机耕道。有人说：“去找葛书记吧，他肯定会帮我们想办法。”葛敬山了解具体情况后，一边和大家到现场实地勘察、研究修路方案，一边到乡里汇报情况、争取政策帮扶。全组村民一个个签字按手印，自发筹集资金，乡政府也积极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5.5米标准宽度的毛路赶在春耕前初步成形，缓解了村民们多年来农忙时的交通窘迫。大家都记着这个“第一书记”的好，每当一看到葛敬山，村民们总会热情的招呼他：“葛书记，有空来喝酒。”

“只要是葛书记说嘛，我们就愿意干”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全靠领头羊”。为当好这个“领头羊”，葛敬山与村支两委主动作为，从扭转村民思想观念和做好全村产业发展规划入手。一方面，通过建立中心户长制、成立脱贫攻坚作战室、入户宣传发放扶贫手册、绘制文化墙、传统节日集中宣讲、不定期对贫困户进行回访等方式，宣传好国家扶贫政策，及时了解贫困户的诉求，争取广大群众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支持和参与；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场、种植基地等产业，通过流转土地、务工、入股分红等方式带动贫困户致富增收。从做给村民看到带着村民干，通过支部带动、党群互动、产业联动、村社推动等，进一步夯实村级组织凝聚力，扩大了村民向心力，激活了发展生产力。村民们都说了：“只要是葛书记说嘛，我们就愿意干。”2017年，全村完成贫困户产业分红107000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853元。

葛敬山说：“并不是我这个‘第一书记’干得有多好，而是中央精准扶贫的政策好。这么好的政策，我们要用好、宣传好、贯彻好，让更多的人早日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不忘初心来时路 一生无悔报国志

本报记者 吴斌斌

今年的4月23日，在航空工业“书香·航空”读书周闭幕仪式上，航空工业唯一的两院院士顾诵芬走上了讲台，讲述了他与徐舜寿、陆孝彭等人一起四处找书，如饥似渴地学习国外航空技术的故事，追忆不断创造我国航空工业史上众多第一个的流金岁月。当听到来自航空工业沈阳所的李志提起他所交代的写书事情正在有序进行时，顾老特别高兴，勉励学生一定要“本着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多下点功夫，把书写好。”

时隔一个多月，6月5日，顾诵芬出现在航空工业科技月启动仪式上，从院士大会回来的他，深切地呼吁航空工业要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加大航空应用基础研究，勉励青年科技工作者要沉下心来、要坐“冷板凳”，为自主创新拼搏奋斗。

时年已88岁高龄的顾诵芬院士，用他的身体力行践行着航空人毕生无悔的报国之心、用于攀登的创新之志，并正在用实际行动让这种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呼吁青年们共同打造新时代的航空强国。

少年立志 航空报国

顾诵芬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顾廷龙更是我国的国学大师。那么国学大师的儿子缘何不继承衣钵，而跨界进入航空工业这样的高科技产业？针对这一问题，顾诵芬曾经在接受采访时给出过答案。

“1935年，我父亲应邀去燕京大学任职，我们全家迁居北平，住在燕京大学附近。”顾诵芬回忆说，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全面进攻华北。“当年7月28日那天，日军轰炸二十九军营地，轰炸机就飞到我们家上空飞过，连投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时隔72年，顾诵芬对那一幕仍记忆犹新：“二十九军的驻地距离我家最多不到两千米，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顾诵芬说，当时人们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是好，幸好燕大的一位老师韩汝霖，是刚从德国回来的，在德国有过经历，他告诉大家立刻钻到桌子底下，防止屋顶被冲击波震塌而受伤。

时年7岁的顾诵芬，在纷飞战火和呼啸的战机中，明确了自已的初心，立志投身航空事业，保卫祖国的蓝天。

事实上，顾诵芬自小就钟爱航模，他从美国《大众科学》杂志（Popular Science）中知道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模型制作方法。1945年，父亲从上海开明书店买到一批苏联航模制作方面的书，他发现照当时的家里条件，都能做成，如用橡皮筋为动力的汽车模型等。顾诵芬当时居住的院内都有一处开阔的场地，为他发展对航模的爱好提供了条件。他回忆道：“不仅可以看书做飞机模型，而且还可以到院子里去放飞，这样更促使我对搞飞机有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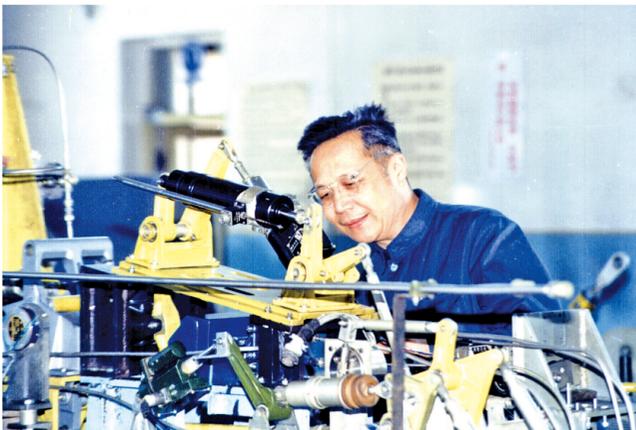
顾诵芬的兴趣并不只是作为业余爱好，更是成就了他日后的伟大事业，成就了我国飞机设计领域中的一代大师。1947年，顾诵芬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他曾先后参加过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考试，3个学校报名的专业都是航空学。事实上，最终他获得了3个学校的录取名额，却出于母亲不愿意儿子离开身边的缘故，最终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

走进航空 英雄辈出

1951年4月29日，航空工业局（代号第四局）成立，局址在沈阳。就在此后的一个多月，屠基达、顾诵芬等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了航空工业局。屠基达等人到了工厂，毕业成绩最好的一位——顾诵芬留在了局机关。在这里，时年21岁的顾诵芬遇到了徐舜寿、黄志千等当时中国最优秀、最权威的飞机设计专家和航空科技人才，这对他一生从事飞机设计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顾诵芬第一次见到徐舜寿是在1951年9月，那时徐舜寿是航空工业局生产处技术科的副科长，负责审查俄文技术资料的翻译工作。顾诵芬经常向徐舜寿请教图纸上的俄文技术术语，他感到徐舜寿很像在学校时的老师。

徐舜寿对顾诵芬而言，是属于影响非常大的一位良师益友。徐舜寿的敏而好学、刻苦钻研既与顾诵芬志趣相投，也给他树立了一个榜样。顾诵芬回忆，在与徐舜寿一起出差的时候，看到他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在硬卧车厢里，把随身携带的硬壳提箱当桌子，摊开稿纸就开始翻译。他的翻译水平很高，半个小时就可以翻译2页，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徐舜寿在去南昌的



旅途中把康恩《飞机强度学》一书译了出来，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根本不需要借助字典。这本书于1954年3月出版，广大读者认为这是一本对飞机强度计算通俗易懂、很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参考书。而译者所得稿酬，他一如既往地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

彼时的四局内部学习蔚然成风，年轻人开始走上讲台，顾诵芬安排给大家的讲课任务是讲航空概论。那时没有现成的教材，也没有像样的教学设备，只是局教育处有一些苏军给航校讲课时用过的挂图，顾诵芬就从中挑选了一些，带去给他们讲。他讲课的效果很好，后来局党组要安排学习，也都请他讲。

另外一位另顾诵芬尊敬的良师益友当属黄志千。在第一技术科，徐舜寿在争取局领导的同意后，在科里设立了设计组，他将当时在教育处工作的黄志千请来担任了设计组的组长，当时设计组有李在田、程不时和顾诵芬等几个成员。

“当时航空工业已从修理、配造走上了整机仿制的道路，并已开始了自行设计的萌芽，这也是我们一致向往的。在志千同志的主持下，我们曾协助320厂准备拉-9机翼静力试验的资料，为雅克-18考虑喷农药的方案，也都是志千同志带领干下的。”顾诵芬曾在《怀念志千同志》一文中写道，志千同志对我们这些晚辈十分关心，要求具有严格的工程素质，我自己受益最深。我在处理技术问题，特别是技术数据时，往往凭记忆。志千同志则一再告成必须查文件，记忆难免有失误之处。万一失误，造成的后果就会很严重。

勇者无畏 绝命飞行

歼教1的设计制造和新机试飞都是新中国飞机制造史上从未做过的全新的事。而这架飞机气动布局的任务落在了顾诵芬头上。由于这是涉及飞机设计的最前沿关口，顾诵芬直言当年压力很大。

面对种种难题，顾诵芬没有退缩，把所能搜集到的苏、美、欧洲国家的技术资料、书刊、研究报告等有价值的信息全部装进头脑中，又将其与面临的课题结合起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分析与计算。

为了寻求机翼进气口设计的方案，顾诵芬来到北航寻求帮助。当时北航还是在建校时期，图书馆白天都被学生占用，只能晚上去。顾诵芬借了一辆自行车，每天晚上跑北航，查找并抄录资料。当时没有其他手段，只能买硫酸纸，把有用的图描下来。那时到北航的路还没有修好，还没有三环路，只能从黄亭子绕过去，晚上也没有路灯，就这样跑了一个星期。还自行车的时候才发现前叉已经裂了。

经过全体参研人员努力，1958年7月26日，装备喷发1发动机的歼教1飞机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



20世纪90年代对俄合作，我与她一起到莫斯科，一有空闲，他就拉我去书店，我对莫斯科的书店不熟悉，他都知道到哪里找有用的书籍，需要的就买回来。从顾总这里，我悟出作为一名总设计师，必须掌握国外航空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这样才能满足国防安全和军方的需要。”

中国工程院院士、601所原副所长杨凤田讲道：“由于顾总博学强记，一些期刊都存记在他脑海中（他的脑子对资料的储存真不亚于计算机）。使我感动的是每当我在工作中碰到一些技术问题（如受油机探头噪声、霹雳11导弹直视波束锁、霹雳12导弹机弹分离等），找到他，他都能立即给出NASA或AGARD报告号，你去一查果真是你要参考的内容，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航空科研工作者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

大家眼中的顾诵芬就像一本活的航空工业百科全书，而这样深厚的背景，只因为在新中国白手起家的航空工业中，一切都需要从零做起、从书中学习、从世界先进技术中学习。而这样的学习还异常迫切，一万年太久，要只争朝夕。

这份迫切，体现在“洗脚也要看书”，体现在告诉爱人，结婚后不能偶尔的逛公园、看电影，因为还得看书。事实上，自1962年婚后，顾诵芬夫妇二人一个月左右进一次城，他去书店，她去采购食品家用，再于书店会合后一起回家。

培养人才 传承发展

姜作范，1970年调入601所，在气动室负责气动专业。后来，在601所担任了人事处处长、一所外场试飞飞机研究室主任。回忆起刚进所时的情景，姜作范说：“作为专业带头人，顾总不仅熟知本专业的现状，实时跟踪本专业领域内飞速发展的国际先进技术成果，并能针对飞机研制工作中的难点，找出国外研究报告以作参考、指导攻关。他在飞机设计方面，尤其是气动设计领域，对美国、西欧等航空工业先进国家的研究报告、AIAA等，每期都仔细阅读，对针对性强的技术报告他都能熟记。”

有一次在讨论完歼8飞机在马赫数0.86时的振动问题后，他对我说：“走，我带你到情报资料室看看，你也开阔眼界。”他向我介绍了哪篇技术报告是什么内容，在哪个刊物的哪一期里，说得准确无误。这时，我才觉察到，他在技术攻关会上谈到的某些技术见解，都是自己刻苦钻研、努力学习，翻看大量国外报告得到的启发，指导大家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

当时我们学的都是俄语，还没有开始学英语。顾总的这话对我启发很大，我开始意识到必须学习英语，才能掌握这些知识。我们常常看见上班时，顾总夹着一本书，从家走到办公室；下班时，他还夹着一本书，从办公室走到家。家、办公室，他都离不开书。在出差的外地宿舍里，他仍在看书。”

对于年轻人身体力行的教育和引领，让顾诵芬在年轻人中没有了距离感，大家普遍觉得顾诵芬“平易近人，没有什么架子”。

正是这样一位我国飞机设计领域的大师，顾诵芬用他鲜明的个性成就了斐然成就。2001年，因歼8 II研制成功，顾诵芬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传承着徐舜寿、黄志千等老一辈航空人的执着精神和科研主义，更为航空工业的后来者们塑造了榜样，激励着几十万航空人共同建设新时代的航空强国。

（本文素材来源于《飞机设计大师顾诵芬》一书）